

春雨有声

章铜胜

雨水前后的江南，总要下一场雨，连绵数日，或时间更长一点的雨。此时，天气阴阴雨雨、冷冷暖暖，起初还觉得有些早春的氛围感，时间稍长些，便觉出诸多的不便来，也就开始烦雨了。

江南湿冷的春天，是让人难以消受的。雨中的落叶树，仍然干枯寒瘦；枯黄的草地上，间或可见一点绿色的野菜或野草，还没成气候；溪流还是浅浅静静的；远山还待在某个冬日里，四处张望；村庄和我，也会觉得有些茫然。遇上下雨天，是不太想出门的。冷雨打在肌肤上，冰凉；撑伞的手明显感觉到冷和冻，即使左右手换着撑伞，也不会觉得好受些；路面的积水，湿了鞋，也湿了裤脚；在云与雨烟之间，留在视线范围内的东西越来越少。

有时，还是会经不住雨声的诱惑，一个人走进雨中，听听雨声。风轻微的时候，雨在落下的过程中，是悄然无声的，当它碰到树枝、树叶，落在草地上时，才会发出一点轻微声响，

不留意，也是容易忽略的。稍大点的雨滴，落在路面的积水，或是清浅的溪水、平静的湖面上，会发出清脆一点的声音，也不太大，还是要细听，才会听得真切。风雨之声混杂在一起时，便不易于分辨了，是风借雨声，还是雨借风势，都不大好说。风雨之声混杂时，我喜欢坐在家中临窗的位置，听雨打在檐前雨篷上的声音，叮叮咚咚，毕竟是热闹而又干脆的。

听春雨之声，最好还是在安静的夜里。春夜，杜甫写一场春雨时说“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大概那一场雨下得悄无声息，或是他的茅屋低矮，亦或是他另一种心境的独白吧。

我一直有夜读的习惯，喜欢夜里渐渐安静下来的氛围，也喜欢一个人坐在书房里，任目光在一行行文字间移动，仿佛随着目光移动的，还有时光和另一个人书写的痕迹，还有一个愿意陪着我的人，随时为我解读某一个疑惑的地方，或是讲述某一个故事。这样的夜里，文字是随着时光在游走的，

我很享受这样的时刻。眼睛累了，或是坐久腰酸了，会站起身，在书房里走走，更多的时候，会站到窗前，扭扭腰身，看看外面漆黑而宁静的夜。几乎每一场夜雨，都难以逃过我的眼睛。再细小无声的雨，也会在窗玻璃上留雨水渡过的痕迹。静夜里，雨声会被放大，会变得更清晰。雨声更大时，我会将窗户关上，听雨打在窗户上噼里啪啦的声音，打在雨篷上啪啪的声音，从屋檐上落下时哗哗的声音。夜里，春雨的声音是丰富的。

家离湖不远，一年四季，我都习惯于在夜里打开窗户睡觉。春天的夜里，有时睡觉前，外面还没有下雨，便安心地睡了。睡得正香时，会被窗外的声音惊醒，有时是风声，有时是雨声。那场夜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下的，于是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起来关窗。关好窗后，隔着窗户，仍隐约有雨声传来，便又伴着雨声回到梦里。在春天的一场雨里入梦，梦中也在下着一场滋润万物的好雨。好雨有声，声声入梦。

春天的参照物

祝宝玉

我们幸在村道上邂逅
你是陌生的人
说着我听不太懂的异乡方言，
你住在天空中
用闪动的双翼向我问好

我很好
春天已经抵达
我有一个固定的小树林
用来散步，
树杈上都冒出了嫩芽
我不催促它们生长
风也没有那么做

我们时常安静地坐在一起
从清晨到黄昏

我们都忘记了返回
像石头一样坐在春天里
大地以我们为参照物
将村道引向更遥远的地方

到陌生的地方去
那是流浪
是的，
春天是一个适合行吟的季节
一条明线串联起生活的低音区和命运的高音区

我们要分别，但并不伤感
每一条小路的前方都是葳蕤
春天用一万种方式表示生机，
我们就是其中之一

打花牌

周新智

偶然一次回乡村老家，翻箱倒柜之后发现了几件宝贝——那是儿时的制胜法宝。一段悠闲自在的回忆涌上心头，那是几张极具传奇色彩的花牌。

这里说的打花牌，不是扑克而是一种游戏，是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遥远时代的一种趣味体力游戏！

我出生于90年代的苏北，那个年代物资相对匮乏。孩童可玩的玩具不多，基本上都是手工做的物件，回想起来，除了跳皮筋就数这个花牌最为记忆犹新。

首先介绍下花牌的制作方法，正常是两张纸分别对折，对折后90度垂直交叉，超出部分均匀对折，四面互相卡扣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有正反面的花牌。

花牌两人乃至多人都是可以玩，那时候大家一起聚在“场”上（以前农村打粮食晒粮食的一块被石轱辘压平整的场地，简称为“场”），周边的小伙伴放学后常一起约牌。“四子（我的小名）你先出。”“那好，让你一回。”我先将花牌放在地上，对面的张三将右

手高高抬起，再猛地一甩，趁着惯性将我的花牌掀翻。可惜他用力过大，花牌翻了两周还是正面朝上，此时我在一旁笑而不语，知道他的劲儿大，我故意在下牌之前做了下手脚。此时张三怒气值直线飙升，我故作镇定，慢慢捡起自己的花牌，顺手将他的花牌一个边捅了一下，露出缝隙，我也将右手高抬，然后摆出自己的招牌动作——大风车。经过3圈的大风车后，我成功将花牌的一角插进对手花牌的那个边中，通过强大的惯性把他的花牌带翻。张三见自己心爱的至尊宝已被我拿下，便向我求饶：“四，这样吧，我拿三个花牌给你，把我的至尊宝留下。”

花牌极其费体力，每次激战过后，第二天到学校右手都酸到抬不起来。那个时候虽然玩具不多，但花牌带来的乐趣却是现在花钱也换不来的，现在回想起来，方惊觉难怪当时身边的肥胖者不多！

好的花牌自带好运，于是每次玩乐过后，我便将那些自认为是制胜法宝的花牌藏在柜子里，没想到这一藏就是30年。

春果

汤青摄



你好，亲爱的三月

王志兰

“这天不会再冷了！”母亲站在三月的河岸笑盈盈地说。母亲心底涌动的温泉，袅袅生烟。

漫长的冬夜过去了，那渗入骨髓的寒冷，没能摧毁母亲对于温暖的坚守。而今，一脚踏进三月，阳光温暖的手掌抚慰母亲，深黄的沟壑里，有花朵在噼啪绽放……

“叽——喳喳”“叽喳——喳”，清晨的天空里，万千鸟儿开始独唱，小合唱，清亮圆润的歌声，在你的耳朵里跳舞。

鸟儿的欢舞，常在人们还在酣睡的时候。小区里的鸟儿，似乎活跃在每个角落，虽叫不上鸟之大名，但可以统称为鸟类。

鸟类最敏感，对于它们依赖的这树木这土地，它们不时报以鸣叫。它们炯炯的眼光，跳动的小脚，随时起舞的翅膀，对于人类来说，都是一个谜。

“啾——咕——”，远处几声粗重而绵长的鸟鸣，像一条长长的河流，晃晃悠悠，流向心底又散射出去。

习惯于寂冷冬天的眼睛，并不期待亮光的冲击，但惊蛰的门户一开放，粉红如烟的梨

花竟密密布满，整棵树像是美娇娘。枝丫丫全都缀满花朵，小巧而鲜亮，像粉色的笑脸，或独自微笑陶醉其间，或闪着明眸沉静梳妆。

窗前的白玉兰花亲自斟出一杯杯清冽的美酒，献给每个热爱春天的人；酒香醇厚，但不醉人。而小孙子说，这是棵大鸟树，白色鸟儿要飞起来的。孩子眼里的万物总是动态的。孩子是属于春天的，是动态的美。

春天里，人们总是坐不下来。阳光是跳跃的，欢喜的，它轻轻地挽着你，将崭新的光辉洒向你。于是，田野发出邀请，请你去做客，贴近它，与它一起热情欢舞。

金黄的油菜，零星的，成片的，漫山遍野的，似乎在某一时刻，咣当，就睁开眼睛，齐刷刷举起花瓣，高呼着，登上T台，站在C位。清风为之摇旗呐喊，蜜蜂结伴前来祝贺。天空是金黄的，溪流是金黄的，甚至连掠过过的鸟儿都是金黄的。

人声鼎沸，游人的眼睛里流动着金黄的花海。“嗨，你好，亲爱的油菜花！”“好可爱的油菜

花！”憋在心底的话语悄悄流淌出来，在油菜花田里漫漶……

在这伟大的时代里，在广袤的田野上，在江南的每一块土地上，油菜花田一望无际的金黄，油菜花田厚重明艳的芳香，土地刻意铺张渲染的生机画卷，既然难以用言语描摹其一二，那就沉浸其间，享受其中，将春天揽入心怀，让一颗心开出花朵来吧。

三月的原野会变魔术。柳枝瞬间绿了，万千垂下绿丝绦。野草瞬间醒了，脱去灰黑的外套，穿上翠绿的新衣，颤颤悠悠，惹人怜爱。原本荒寂的原野，顿时生机勃勃，自然的强大，令人瞠目结舌。

三月的野菜，舞动起来，马兰头、小野葱、蒲公英……舌尖的美味，深沉的乡愁！

三月的农人，擦亮农具，迎着朝阳，去唤醒每一片土地，去播种下一颗颗种子。这是生活的信念，是圆润鲜活的希望。

在每一块土地上劳动的身影，是点缀在大地上的花朵。春天的画卷，在劳动者的手中丰满茂盛，姹紫嫣红。

你好，亲爱的三月！

春丝

李陶摄

